

# 中国考古学者百年追寻：仰韶文化从哪来

2021年7月，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安溪青阳下草埔冶铁遗址，即为22个遗产点之一。作为这一盛事的亲历者，我与有荣焉。



2019年10月，李佳胜在踏查青阳村古道、矿洞。作者供图

## 深夜叩开山门，踏入宋元中国的炼铁场

□ 李佳胜

考古学者大概拥有三个工作场地：一是用以思考学习的书房，二是田野考古的现场，现在还需要加上高科技实验室，而最不可或缺的，当属田野考古。因为抱着对历史宽泛的兴趣，我大学选择了考古专业。我的田野经历也不算丰富，只在大三上学期参加本科生田野考古实习。田野实习被认为是考古学生的一道分水岭，我当时四体不动、一头雾水，在发掘工地一半时间用在刮探方，另一半时间在四处张望，盼着老师和技工师傅过来帮忙。幸好老师照顾、同学友好，和他们讨论着眼前的遗迹，就像高中讨论作业一样，只不过这次没有了标准答案。但我发现，考古是有趣味的，仍有广阔的未知值得去探索，于是后来又选择攻读考古专业的研究生。

2019年10月，我来到福建泉州安溪的下草埔遗址，参加考古发掘工作。这是一处宋元时期的冶铁遗址，青阳村及周边地区，即是《元丰九域志》《宋会要辑编》《续资治通鉴长编》惜字如金记载着的青阳铁场。

冶铁遗址属于手工业考古的研究范围，在历史时期考古的学科框架中，城市考古、墓葬考古、手工业考古是三个主要板块。我之前的兴趣点多侧重于墓葬考古及古代的葬俗研究，当然也学习过冶金考古、科技考古的课程，但只能说掌握了一些基础知识。

硬着头皮接下任务，从学院资料室内借出了必要的参考资料，我便和两个同学带着无人机、测绘工具先行抵达。当时青阳村内的公路还在修，为了防止大车压坏刚铺好的路面，山门紧闭。我们到达村口已是半夜，负责看守山门的村干部已经回家睡觉，我们辗转联系托人开门，才到了驻地。

第二天，我们便开始了青阳村内保留的古道、祠堂、冶铁遗址点、采矿遗址点的调查工作，并走访村内老人，收集民间传说，试图从人类学的角度找到一些有用的资料。接下来的一个礼拜，我们3个人在田野调查、测绘、拍照中度过，下草埔遗址位于青阳村东南的山地，刚下过雨的草甸积满了水，一脚踏下去带起泥，鞋子重了好几分，近处一山腰的梯田上芦苇茂盛，随风摇摆。

田野考古学的经验是有地域性的，之前我在黄土高原的田野实习学会的认土技巧，碰到福建地区的红壤已经有些水土不服，再加上冶炼遗址不同于寻常聚落，手工业生产的废料被不断地堆积、平整，让地层判断变得十分困难。

2019年12月中旬的一天，队员在清理探方地层时发现了两个质地坚硬、不同寻常的遗迹现象，其直向下延伸的形态，令人联想到陶窑的部分特征，结合现场情况来看，应该就是炼炉的上部坍塌的残存部分。这时，考古队员都从自己分属的探方中围了过来，兴奋地讨论后续的工作计划。最终，我们完整清理出了一处两座相连的深地穴小高炉式块炼炉，该炉型结构在国内尚属罕见。在2020年第二个发掘季中，我们又在遗址内发现了3座炼炉、1座锻造炉。

下草埔遗址背后所代表的宋元时期的安溪冶铁手工业，深处山地之间，却是海洋贸易的回响。遗址背靠的五闽山，相传站在山顶能看到远处的海浪，故又名浪来。中华民族的海洋性，闪烁在泉州的每一寸土地上。经过近10年的考古专业学习和田野工作，我愈发信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所说的，所有考古工作归根结底的目的都是在探索人。考古学所面对的材料是物质遗存，思考的是物质背后的行为，在奔流的历史长河中，考古学者是逆流而上叩问源头的人。揭开地层，触摸器物，透过镜头，发现过去。在考古学的田野里，我被赋予了这样的机会，到漠北回望游牧民族的足迹，下五洋探寻沉舟侧畔的故梦，越过葱岭聆听丝绸之路的驼铃，在中原大地追溯最早的中国人。在考古学家丰饶的馈赠下，我们也承担了让沉默不言的考古遗存说出自己故事的生命，期待着能将历史上那些不见经传的人物带回我们眼前，令他们的面目不再模糊。（作者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专业博士生）

属于仰韶文化早期类型的半坡文化（距今6800—6300年左右），提示仰韶文化的源头可能在陕西渭河流域一带。

1958年，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农民在深翻土地时发现石陶器物，经鉴定为史前文物。考古学者随即于1960、1961年跟进发掘，在李家村发现大量远古石器、彩陶，后又在陕西省咸阳市下孟村发现彩陶钵、石斧等史前器物。

因李家村遗址和下孟村遗址类型在某些方面与龙山文化类似，大部分考古学家认为这两处遗址晚于仰韶遗址，是仰韶文化的后续发展。只有夏鼐认为李家村遗址、下孟村遗址早于仰韶遗址，其依据是李家村遗址出土的圈足钵、直筒型三足器等独特器物，在宝鸡北首岭和华县元君庙仰韶文化早期遗址中也有发现，在造型上有前后承继的关系。夏鼐为此专门撰文指出，李家村文化是探索仰韶文化前身的一个比较可靠的线索。

1973年，考古界公布李家村遗址第一批标本的碳-14测定年代数据，显示该遗址年代晚于仰韶文化。但夏鼐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检测标本可能有误。后来果然发现，一线人员采集检测标本时竟然将地层层位标错。经过再次检测，确定李家村文化年代为距今7000年以上，早于仰韶文化，考古学者终于在中国大地找到了比仰韶文化更早的文化遗存。

随后，考古学者相继在河南省新郑市裴李岗村、河北省武安市磁山发现裴李岗磁山文化遗存，在陕西省华县老官台、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发现老官台文化遗存，年代断定均在距今8000年以上，远远早于仰韶文化遗存。其中，以老官台文化与仰韶文化关系最近，成为仰韶文化的直接源头。尤其是老官台文化的彩陶，不但成为仰韶文化彩陶的滥觞，更是塑造了后世中国彩陶文化以红色为主的色调风格。

一代代考古人对仰韶文化源头的不懈探寻，印证了中国史前文化的原创品格和本土性格。融合裴李岗、磁山、老官台文化的仰韶文化，以河南西部、山西南部、陕西东部为中心，在中国远古大地上开枝散叶，发扬光大，辐射到东起河南东部、西到甘肃青海史前文化早于中原仰韶文化，是仰韶文化从中亚西来中转站的观点。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催生最初的中国

在距今6000—5300年这一中国史前时代灿烂的转折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以晋陕豫交界地区为核心，覆盖范围最广，人口规模最大，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积蓄了最深厚的人力和物力基础。

在庙底沟类型的核心地区，最大的北平遗址面积近100万平方米，次一级的中心性聚落西坡遗址面积也达40多万平方米，聚落呈现明显的等级化。庙底沟社会质朴、聚、重视宗族和集体事务的发展道路，如黄土层厚重，积蓄了中国式文明型国家构建的重要底藪。

庙底沟风格彩陶广泛传播，东到大海，南抵长江，北到河套和辽河流域，西到甘肃。之后与夏王朝对应的二里头文化，地处中原腹地，融合各方因素，与信仰和仪式有关物品虽然吸收了东方和江汉地区因素，但都邑格局和宫室建筑继承了仰韶传统。

各地新生的古国领导者们踌躇满志，朝气蓬勃，有着很强的探索远方、相互交流的欲望。他们努力开展远距离交流，获得远方的珍稀物品和神圣知识，这样的交流催生了一个在地域和文化上都与历史时期中国契合的文化共同体，因此被称作“最初的中国”。



2016年11月，吴伟归安大高玄殿宝匣。作者供图

在发掘过程中，我其实更多充当一个信息记录员的工作，跟着工匠，哪里有修繕就考古，到哪里。我似乎又回到了考古现场。

在屋顶上的考古，让我找到了自己矢志不渝的追求方向，在故宫把考古做成故宫特色，乃至中国特色，也让我深刻感受到了考古的外延和生命力。从卸下的瓦、木、砖等各种构件上发现的信息，似乎在我倾诉一部无声的史书，又像一幕幕电影在向展示当时的人、文化以及社会。（作者系故宫考古研究所工程师）



视觉中国供图 视觉中国供图 视觉中国供图

规律，用类型学的方法分析陶器造型的演变过程，进而揭示仰韶文化的传播路径，但苦于无法从碎陶片中复原出完整的陶器，只能无奈放弃。

1931年，梁思永主持挖掘河南安阳后冈遗址，不再使用安特生依照探测深度区分地层的地质学方法，而是采用以土色区分局部的考古学方法，发现后冈遗址包含殷商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距今4500—4000年前）三个文化层，互相之间有清晰的地层叠压和先后承继关系。

1937年，中国自己培养的现代考古专家尹达（原名刘懋）经过分类研究，发现仰韶村遗址实际上包含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类型，否定了安特生关于仰韶村只有仰韶文化一种类型的观点，动摇了安特生理论的基石。

更重要的发现在1944—1945年，中国现代考古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夏鼐，在发掘当年安特生发现的甘肃齐家坪遗址时，发现了以齐家坪遗址为代表的齐家文化（距今4000—3900年左右）晚于仰韶文化的地层学证据，彻底推翻了安特生关于甘肃青海史前文化早于中原仰韶文化，是仰韶文化从中亚西来中转站的观点。

新中国成立后，夏鼐成为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1954—1957年，夏鼐的学生石兴邦主持对陕西省西安市浐河东岸的半坡遗址进行发掘，区分出

##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马明志：完成中国史前文化的第一次整合

陕西的地理位置位于中国版图的中心位置，黄土耕地面积极广，水系密度较高，季风降雨较为丰沛，在仰韶时代是最为理想的旱作农耕和定居区域。据第三次文物普查，陕西仰韶文化遗址超过2000处。

仰韶文化第一次大规模发掘始于西安半坡遗址。半坡遗址发现于1953年春季，1954—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石兴邦主持进行了5次发掘，出土遗物上万件，主体遗存的文化性质属于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类型，距今约7000—6000年。1958年，半坡遗址上建起中国第一座遗址博物馆，成为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

仰韶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最重要、最强势的一支文化系统，以最具特色的鱼、蛙、鸟、人面、兽牙兽面纹等彩陶题材和尖底瓶等要素为标识，文化延续2000年，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可以说，仰韶文化完成了中国史前文化的第一次整合，陕西及黄土

## 我在故宫的屋顶上考古

信息和工艺做法，最大限度保存真实性和完整性。因此，我首次带领故宫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队员们走上屋顶，在屋顶上布置探沟、进行考古解剖，取得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重要发现。同时，我们把发现的重要遗物，按照考古学的方法进行编号、记录与保存，弥补了施工中大量文物信息丢失的现象，也为后期的修繕保护方案提供了科学的历史信息依据。后来，这被大家戏称为“屋顶考古”，也成为故宫考古的一大特色。

记录与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纸上，这是与考古工作最大的区别。考古是发掘完了回填、收工，回到室内整理研究，而修繕项目是在解体之后还要再安装还原回去。曾有一座建筑的木基层残损严重，由于它在不同时代都经过修繕，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制做法，施工单位就来问我们和设计单位，以什么形制为准进行复原。木基层是古建筑的隐蔽部位，常常在施工图纸里得不到体现，但我们事先曾进行了详细的

发现，甘肃、青海地区出土的彩陶，比仰韶出土彩陶工艺技术更为先进，却很少见到代表中原文化的陶鬲、陶鼎等器物，且当时中国并没有比仰韶彩陶更早的彩陶出土，而欧洲、中亚多有史前彩陶发掘。

安特生由此推断出一条文化传播路线：以彩陶制作为代表的早期人类文明，是先从西亚、中亚传播到新疆、青海、甘肃地区，再逐渐传播到仰韶等中原地区，与中原既有的高、鼎制作技术相结合，最终发展出既有陶鬲、陶鼎又有彩陶的仰韶文化。

安特生据此完成了仰韶文化西来说的理论推断和实物验证，随后公开发表了他的观点，在世界上产生极大反响。

由于仰韶遗址是当时中国发现的最早文化遗存，仰韶文化西来说的观点进一步引申就会得出中国文化西来的结论。于是，论证仰韶文化为中国本土原创，弄清其发展演变过程，成为考古学者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深入推进的一个重要的内在驱动。

## 中国学者的追寻

1930年，梁启超次子梁思永从美国哈佛大学考古学、人类学专业学成回国，整理山西夏县西阴村出土的仰韶文化时期陶器残片，试图根据陶器不同部位形态的变化



①人面鱼纹彩陶盆，1955年出土于西安半坡遗址，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②10月17日，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的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开园。  
③10月15日，河南博物院展出的彩陶双连壶，1972年河南省郑州市大河村出土。

一指，分布范围更是广大，辐射到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

不过，安特生虽然在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上有开山之功，推翻了西方考古界关于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论断，但他毕竟不是考古学出身，没有受过专门的考古学训练，在发掘过程中没能采用考古学类型学、地层学的分析方法，且受制于当时欧洲中心主义思潮盛行的时代背景，导致他在判断仰韶文化起源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 仰韶文化西来说

仰韶文化以彩陶为重要特色，在对仰韶村遗址进行正式发掘前，安特生在查找彩陶考古资料时，注意到美国考古学者庞贝利，1904年在中亚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附近发掘安诺遗址的报告。

安特生发现，安诺遗址出土的彩陶与自己在仰韶村发现的彩陶的花纹样式十分相像，于是有了仰韶文化从中亚传播而来的假说，以河南与安诺之器物相较，其图形相似之点既多且切，实令吾人不能不认同出一源之感想，但他又一时无法打通仰韶遗址与安诺遗址在文化传播上的地理链条关系。

为了验证自己的假说，从1923年起，安特生开始赴甘肃、青海等地进行考察。他

韶时期尖底瓶残留物中发现谷物发酵酒和曲酒等。

巩义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的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蚕茧，连同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充分证明5300多年前的中原地区已经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经过数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可以确定这里是距今5300年前后经过精心选址的都邑性聚落遗址，有关专家命名其为河洛古国。

近些年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各地各时期的仰韶文化，曾发出许多熠熠闪烁的文明因素光芒，有的正在壮大转化，有的甚至已经升华成为初步文明。其中，双槐树等遗址的材料表明，仰韶中晚期已经初步进入文明社会。

##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馆员张光辉：中国人首次独立主持开展的考古

1926年西阴村的发掘，是中国人首次独立主持开展的仰韶考古，发现了大量以西阴纹为代表的彩陶，出土了仰韶文化首

心，而且对于考古人来说，下工地不算事儿，只不过我从原来的入地，变成了上天。

我每天干得最多的，就是背着相机爬脚手架，观摩外界难得一见的修繕工作，向同事、同行、施工方和工匠们讨教，把修繕的每个过程和做法都用相机拍下来，整理记录。不仅是我自己参与的项目，我还经常串门到其他同事的项目中去学习。就这样慢慢地，我能看懂工匠们干的活了；又花了很长时间，我能看懂明白他们干得好不好了。到这一步，我才算是一脚踏进了古建修繕圈的门。

在宝蕴楼的修繕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古建筑有很多隐蔽的部位，这些部位蕴藏了很多信息，可能只有通过修繕才会重见天日，有的还可能颠覆以往的认识。

古建筑修繕的一些环节，其实跟考古的解剖、发掘过程一样，其间会有大量的原始痕迹信息暴露出来，而且很多信息在修繕过程中会消失，且不可逆，这更需要全面仔细地记录。但修繕工程的记录和考古记

录并不一致，前者偏重施工工序，重点并不在于记录暴露出来的历史信息，这一部分往往一带而过。

我突然觉得，自己找到了考古和古建筑修繕之间的一个契合点。既然修繕的历史信息记录比较薄弱，而考古的强项正好是记录，那我何不发挥自己的考古技能，用考古的理念和方法来加强这一方面的记录和记录呢！

很幸运，我得了一个好机会。2015年，我开始全面负责故宫大高玄殿修繕工程的现场工作。有了宝蕴楼项目的经验积累，我想把考古的理念方法运用到古建筑修繕保护过程中。此时，我已加入了故宫考古研究所，一个在我入职不久后，2013年年底成立的非建制研究机构。

我将古建筑的屋顶视为层层叠压的考古地层，对上面所有的信息按照营造建层次和不同时期修繕所产生的叠压打破关系，进行全面细致的提取记录，以获取其不同时期营造、修繕所留下来的历史

□ 吴鹏

2021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而百年考古的发轫点，则是距今7000—4700年、延续时间长达2300年之久的仰韶文化的重大发现。正是在仰韶村，考古学家揭示了史前华夏的人文之光，开启了中华文化的寻根之门。

## 瑞典人的中国发现

提及仰韶文化，瑞典人安特生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安特生1874年出生于瑞典金斯塔，1901年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获得地质学博士学位，曾两次赴南极地质考察。

1910年，国际地质学会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第十一届大会，安特生被指定为大会秘书长。当时大会秘书处组织了全球性的矿产资源调查，安特生根据调查结果主编出版了《世界矿产资源》《世界煤矿资源》调查集，引起了中国北洋政府的注意。1914年5月，安特生应邀来中国担任农商部矿政司顾问，帮助中国先后在河北、河南、山西等地发现铁矿、煤矿等矿藏。

在调查矿产资源的过程中，安特生逐渐对古生物化石产生浓厚兴趣，联合其他古生物专家共同发现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1920年，安特生派助手刘长山到河南调查古生物化石，刘长山在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采集收购石器标本600多件，带回了北京。安特生看过标本后，预测仰韶村附近可能有石器时代遗址，于是在1921年4月，与刘长山一起再赴仰韶调查，发现了一些磨光彩陶碎片和石镑等石器。

1921年10月，安特生与中央地质调查研究所袁复礼等人，在仰韶村开始正式发掘，共发掘17个遗址点、10座墓葬，发现遗址面积约24万平方米左右，文化层平均厚度达3米，出土大量石器、陶器、骨器。

根据出土文物，安特生判断此地为中国远古文化遗存，并依照国际考古学惯例命名为仰韶文化。1923年，安特生发表《中国远古之文化》，向全世界公布了仰韶文化考古发掘研究成果。

仰韶文化的发现，是我国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科学考古发掘，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填补了中国远古文化发展史上尤其是石器时代的空白。与当时世界同一时期发现的文化遗址相比，仰韶文化在遗址规模和文化层堆积厚度上都是首屈

## 仰韶文化是什么

## 文明社会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100年前，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山村变成了仰韶文化发现地。仰韶文化发现百年，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百年。

##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魏兴涛：仰韶中晚期已经即将或初步进入文明社会

近年来，河南省对灵宝城烟、北平阳、渑池仰韶村、宜阳苏羊、郑州双槐树、南阳黄山等重要仰韶文化进行发掘，取得一系列新发现。

灵宝城烟遗址的城、壕防御体系，回廊式建筑，制陶作坊，石雕蚕茧艺术品，可能丝绸遗存等，表明豫西晋西南地区在仰韶早期已有较高的文化和社会水平。

渑池仰韶村遗址发现青灰色、混凝土地坪、红褐色涂朱草茎泥墙壁等房屋建筑遗迹，还在仰韶晚期的和龙山时期人骨土样样品中检测到丝绸残留信息，在仰

□ 吴伟

2013年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读完本硕，我阴差阳错地进入故宫博物院。其实这并不是我首选的单位，那时候，宫里还没有考古的部门和岗位，虽然在硕士阶段主攻建筑考古方向，参与了一些古建筑调查测绘工作，但我还是一心扑在考古上，想做古建筑材料方面的研究。

入宫之后，我被分到了工程管理处，一个我完全不了解的部门。录取之后在网上检索才知道，这是做古建筑修繕工程管理工作。我有伤痛感，看来就要远离考古了。没想到，这是一次新的出发。

入职不久，我跟着任务分工参与了宝蕴楼修繕保护工程项目。刚走出校园的我，对一切充满好奇和兴奋，好奇的是，故宫的古建筑修繕保护有着怎样先进的理念和技术，兴奋的是，我似乎可以一展身手，毕竟自己还学了点古建筑知识。

然而，真正参与其中，我被泼了一盆冷水，自己以前学的偏重保护理念和形制研究，却解决不了修繕过程中实际出现的具体问题。对于北方官式建筑及工艺做法也基本不了解。最关键的是听不懂行话，一跟施工人員聊天就知道自己不懂行。但考古人天性乐观，对世界保持好奇